



在韓國電影《分手的決心》中，我注意到一個細節：因為女主角來自中國，韓語並不流利，所以她和男主角對話的時候使用了手機里的智能翻譯軟件。於是我們會不斷地看到這樣一幕：兩個人在交談時，女主角先對着手機說一句，然後再用手機將翻譯過來的韓語播放一遍。

這樣的交流方式就使得電影的節奏變慢，流暢的對話也被打斷，觀眾每次都要耐心地等待着女主角用手機一句一句地翻譯給對方。

我們每個人都能深刻感受到，這個世界正變得越來越快。拿電影來說，一個鏡頭的平均時長，已經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10秒加速到現在的不到4秒。流行音樂也同樣如此，節奏正變得越來越快，歌曲前半部分較為輕柔舒緩的傳統習慣也被捨棄了，同樣被捨棄的還有緩慢的前奏。因為現代人使用手機等電子設備聽歌時會變得越來越不耐煩，幾秒鐘後就會輕易地切換到下一首歌。

像《分手的決心》這樣一部犯罪懸疑片，似乎更應該講究節奏的緊湊，儘量避免情節的拖沓。如此煩瑣的對話形式會不會讓觀眾失去耐心呢？隨着情節的進展，我越來越感覺到這個設

慢一點，再慢一點

定是神來之筆。延遲的對話，使得觀眾能夠仔細品味女主角說的每一句話，大大增加了戲劇的張力。例如，女主角在雪夜的山上問道：“那天晚上在市場上遇到我，你有沒有覺得自己又突然活過來了？”這種通過兩種語言延時的對話，能夠讓觀眾有充分的時間回味之前兩個人相遇時的情節。

列納德·蒙洛迪諾是美國著名的物理學家，他和斯蒂芬·霍金共事過，並且兩個人還合著有《時間簡史》的普及版。

霍金一直被病魔困擾，只能通過鼠標點擊電腦屏幕上的單詞與人進行交流，這是個枯燥乏味的過程，他必須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選擇。蒙洛迪諾回憶說，在他們剛開始合作的時候，霍金還能用拇指來點擊鼠標。後來，隨着病情日漸加重，他得將一個運動傳感器固定在眼鏡上，這樣他就可以通過拉動右臉頰的肌肉來點擊鼠標。

蒙洛迪諾和霍金一起工作時，霍金能以每分鐘大概6個單詞的速度說出句子。於是，蒙洛迪諾通常都得等上好幾分鐘，才能等到霍金對他說的話做出的簡單回應。在等待的這段時間里，蒙洛迪諾只能無聊地坐在那里發呆。

有一天，蒙洛迪諾的視線越過霍金的肩膀看到電腦屏幕，那上面有霍金組織好的句子，蒙洛迪諾開始思考他做出回答的這個過程。其實

等到霍金完成整個句子時，蒙洛迪諾就已經有好幾分鐘的時間來思考霍金想表達的觀點了。

這件事使蒙洛迪諾豁然開朗，平時人們在交談時，總是在幾秒鐘之內給出答復，但這些連珠炮式的、不假思索的講話來自我們思維的表層。而當他和霍金交談時，那些多出來的幾十秒或幾分鐘帶來了十分有益的效果。他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霍金的觀點，而且自己



與人相處的方式有三型，你是哪一型？

人際關係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，如果您仔細品味一下就會發現，那些讓我們感到煩惱且有壓力的情形，常常與人際關係處理有關。因此，如果我們可以與他人營造良好的人際關係，通常能減少或避免與別人的摩擦。這就需要我們瞭解人際關係的相處類型。

一般來說，與人相處的方式可分為三種：“討好型”“自我中心型”及“開放平等型”。

1.“討好型”

通常以這種處世方式為主的人，認為別人的需要比自己的更重要，別人對成功有巨大貢獻。由於低自尊，為避免與人發生衝突，常常犧牲自己的權益來“討好”他人，讓別人來操縱自己。在行為上，常常向別人道歉，並否認自己其實不認同別人的意見，或自己有不同的看法；在可以表達自己的需要或感受時，也常常沉默不語。

2.“自我中心型”

與“討好型”相反，在心理上，自己的需要比他人的更為重要，更理所當然；自己有優越感，有“特權”，別人不能有；自己的貢獻是寶貴的，別人的貢獻則是愚拙、錯誤或毫無價值的；不關心別人的損耗，甚至通過操縱他人來達到自己的目標。在行為上，不能接受批評，即使承認自己有失誤也是別人的過錯為主，自己僅僅有瑕疵，給人以“無理攬三分”之感，遇到指責，行為也常常失范；常常貶低他人意見，不理會別人的感受及需要，將其視為不重要，言語、行為多有“攻擊性”，給人以“盛氣凌人”的壓迫感。

3.“開放平等型”

顧名思義，以這種處世方式為主的人，更多持平等態度。在心理層面，認為自己及別人的需要，都同樣是重要的，自己與別人都具有同等的權利，對於成功，參與的每個人都各有貢獻；表達自己的觀點及需要時，善於維護各方自尊和自主，不去操縱別人，也不會被別人操縱。在行為上，能夠坦然地直接表達自己的感受及需要、對別人的尊重和關懷，流露真我，真摯地與人相處；允許別人有不同的觀點，為自己開放溝通的渠道，不會假設自己的意見總是對的，或別人的想法總是與自己的一致。

四十三頂女帽

是母親一個人的。這讓母親在逐漸成年的女兒面前都有點兒不好意思。

然而，無病無災的美好日子總是那麼短暫。在父親即將退休的那一年，母親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病。

她還認得父親嗎？也許是認得的。至少，她



對這個每天拉着她的手，帶她去菜市場、去超市、去圖書館的男人，有着一股莫名的信賴感。

父親對母親，已經遷就到女兒們都看不下去的地步。母親抱怨過飯軟飯硬、茶燙茶涼，抱怨過帽子太重、帽檐太大、帽箍太緊。“你看我一戴上帽子，就像孫悟空被念緊箍咒。”偶爾清醒時，母親還會這樣開玩笑。為了母親的舒適與平靜，父親想盡辦法。已經七十歲的他，騎着自行車，跑遍了所有賣女帽的地方，不顧營業員的白眼，一頂一頂地試戴。他對所有現成的帽子都不滿意，最後，他在布料城買到一種類似《紅樓夢》里提到的“軟煙羅”的面料，然後自己畫圖，為母親設計遮陽帽。

父親成功了。這種帽子，拿在手上幾乎沒有重量，表面卻有無數反光點，可以最大程度反射陽光。它像一只小小的飛碟，或者鳥巢，駐留在母親白髮稀疏的頭頂。帽檐上盛開着手工卷制的玫瑰花，或者停留着一只美麗的手工蝴蝶，這讓母親有些佝僂的身軀散發出一點點美的光輝。鄰居們見到“梁家阿婆”出門，會停下來，由衷夸讚她的帽子，夸讚她的氣色與風度。母親帶着一臉茫然的單純表情，很受用地聽着。鄰居們有些困惑地對小淵父親說：“阿婆依舊漂亮、有風度，不像一個病人呀。”

他做到了。他以四十三頂帽子，構築了一個只有他們夫妻懂得的小世界，一個唯有他們攜手攜扶的小世界。

作者：明前茶

劉墉《人生便利店》短文選

舊友

世事浮沉，人的變化也快。小時候關係極好的朋友，多年不見，他鄉遇故知，雖然還能熱情擁抱，但是，誰能確定抱的那個人，還是原來的樣子呢？

如果這時候他摟着你的肩膀，說出一堆他的計劃，要你跟他合作，你就算腦海里浮現出小時候穿一條褲子、一起挨罵挨打、護着哥們兒的往事，也得三思啊！

連家人都一樣，錢鍾書在《圍城》里說得好：“遠別雖非等於暫死，至少變得陌生。回家只像半生的東西回鍋，要煮一會兒才會熟。”

騎馬找馬

破釜沉舟雖然能顯示出魄力，逼出潛能，但是，一般人最好摸着石頭過河，騎着馬找馬。因為腳下踩的無論是大石頭還是小石頭，畢竟穩些；胯下騎的無論是駒馬還是老馬，畢竟高些。

穩與能夠增加氣勢，有了氣勢才好謀劃，有了退路才好進取。先守住橋頭堡，才好出兵過橋。

許多死在人生坑洞里的人，都是因為忘了自救

生活充斥着不確定性。落入低谷時，將自己的生死寄託他人，無疑是一場災難。人類悲歡並不相通，每個人的時間也很有限，肩上都有各自的灰塵需要清掃。

你的困境，他人愛莫能助；你的求助，只會給人帶來負擔。高估感情，低估人性，只會讓自己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。

“人，最重要的是有能力自我修復，自我復活，自我救贖，永遠不要指望任何人。”任何時候，靠自己，才是成年人最大的清醒。

果子里面的滋味只有果子自己知道

看過一個故事：有個農夫很羨慕國王的榮華富貴，有天他們互換了身份。可當農夫成為國王後，才發覺國王每天日理萬機，根本沒有自由，更沒有時間享樂，還不如他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

很多時候，你所能看到他人的歲月靜好，可能只是一小部分。那些你羨慕的光鮮亮麗背後，可能藏着你看不到的千瘡百孔。

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境遇，不必去羨慕別人的艷麗的玫瑰花，你手里的向日葵也很耀眼。珍惜當下，提陞自己，遠比仰慕別人更有意義。

生命無常，憑什么非要如何不可？能夠盡己之力，不負於心，就該滿意了。

少不更事時，總是力求圓滿，而追逐那些求

而不得的。可有了一定的人生閱歷後，才驚覺凡事盡心盡力便好。

世間一切皆有定數，命里沒有的東西，再怎麼執着也無用，不如淡然處之。人生不止一條路，有時候轉個方向，興許能瞥見別樣的風景線。

生活最難得的是圓滿，缺憾也是另一種完滿。無法重來的一生，懂得知足才能更接近美好。幸福的真諦，不在于你得到了什么東西，而在你放下了什么。



導盲犬

“我以前沒養過狗，但我的丈夫說，他是我的‘導盲犬’。”老婦人笑得神秘，“我的眼睛不好。每次晚上出門，他都緊緊拉着我，碰到不平的地方就停下來，叮囑我小心。去年他去世了，臨終前還拉着我的手說，以後天黑別出門。我先走，但不會走遠，下面的路黑，你別怕，我就在那邊，繼續做你的‘導盲犬’。”說完，老婦人掩着臉，哭了。

遂願與否

在孩子小的時候，我常指着街上正在裝修的店面對他說：“瞧！他們一定有個生意興隆的夢想！”再指着關門大吉的店面對孩子說：“瞧！他們當初一定沒有想到會關店！”接着，我一定會說：“夢想與現實有很大的差距。最重要的是別氣餒，緩口氣，再開一家店！夢想繼續，行動繼續。”

人生就像開店，不怕關門，怕不再開門。

手機子女

子女有兩種，一種在手機里，父母可以興奮地聽他們的聲音，可以得意地“秀”給朋友看。還有一種不在手機里，也可能不值得你“秀”，但他們本身就是你的手機，跟在你身邊，為你聯絡，為你拍照，為你挂號，甚至在你病危的時候為你通知親人，叫那些躲在手機里的孩子回來，見最後一面。

你的子女是哪種？你是怎樣的子女？